

〈在路上〉

父親十月得了帶狀皰疹，一群大大小小的肉色水泡聚集在他的胸背，破了的與新的交互竄頭，密集而慘不忍睹。母親每晚替父親換藥纏繃帶，黃色組織液與紅色藥水滲出背心，從背後看像血汗濕透。我對密集恐懼，卻敢直視父親的裸背，盯得越久就越發覺父親的身形，漸漸向阿公靠攏。我覺得奇怪，因為阿公在我三、四歲時就離開，我不記得為他披上麻衫的喪禮，卻記得他駝背的身影。

六月畢業，我從嘉義搬回台北，住回家。父親的身體卻不如我住得遠時硬朗，年紀到了，每一次病痛都變得輕易，一回回削瘦靈魂。我們每天在客廳相見，父母噓寒問暖，我沒有太多言語，轉身向長長的走廊，抵達最後一個房間。為此我感到罪惡但不自在，整日窩在房間裡卻想著家。

我讀父親的母校。父親幾乎為了這所學校付出半輩子，讀書四年行政三十年。而我，像要承繼父親一般，在他接近退休前踏入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園裡。研究生至少已經二十二歲，同學之間行禮如儀，我開始曉得住得近容易遲到的道理——第一學期騎車上學走路放學，所上迎新待了半天落跑、從來沒有單獨與同學吃過飯，行事匆匆眼神閃避。我開始怪罪他人，是因為台北長年下雨、是因為嘉義總是晴朗無雲，所以我無法真正融入這裡。這裡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有年歲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，到了某個時間點，友善堅固才是真實，脆弱只能留給自己。

我多麼想成為那樣的人，可靠且值得依賴。然而騎著腳踏車在辛亥路口，尖峰的熙攘卻令人恐懼，不只是速度上，亦是恐懼居住在這裡的我那一天也不再為此稀罕。玻璃心玻璃心，大學朋友有一次在我消氣後這樣告訴我，我在這裡碎了一地，卻沒人回應。這裡的道路在夜晚反光，工人將喝光的蠻牛瓶子敲碎磨砂，混入水泥裡。

我每天走在那些小到看不見，卻時常刺眼的路上，回家。母親常在我上課時傳訊息，幾點回家？在上課？晚上要爸爸載你回來嗎？煩躁與內疚交雜，在嘉義時我不用花這樣的力氣。我短短回：五點後，對，不用。

偶爾我說好，我坐上父親的車。

在路上是我們能夠真心交談的所有時間，我常想尚未離家的哥哥在幾年前被母親這樣形容：這裡不是他的家，是他的旅館。我也到那個年紀了，在他們眼裡，也會成為那樣的孩子嗎？父親得了帶狀皰疹之後，變得脆弱又固執，

我坐在車的前座，他轉方向盤時、移動身體時，常發出「嘶」的抽氣聲。以往我所知的父親，以往無所不能的父親，現在疼痛時也學會發出聲音來。我卻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他說那些痛在他的身體裡遊走，像烙刑。蛇想要佔有他的身體，他嘆氣，這就是皮蛇。

有時候我想是不是我害的。回來這裡我們都有了病痛，比以前更多，嘉義太陽殺死塵蟎，我的語言暢通無阻；台北潮濕夏悶冬冷，外觀頭髮與皮屑散落一地，喉內總是被蟎蟲佔據，眼耳鼻口，搔癢地只剩短語。我還是掙扎想說，有好一點嗎？還很痛嗎？……蛇嘶嘶回應，我學會了語言，卻像蛇蛻皮，淺薄而無用。

發病前期父親頭痛得厲害，一次母親堅持我陪父親買舒跑。我跟他說我走過去買就好了，我心疼他卻故作冷淡的口氣。他固執拒絕，載我到一條街以外的小七，轉彎時他又呻吟，一手扶著後腦一手轉方向盤。我心驚，說還是我去買就好了啊。他音量提高說你不要吵好不好。我生氣，當然不是僅因他的固執、他脾氣的衝擊，也沮喪我連這種小忙都幫不到。他又說你不要像你媽一樣一直唸，就已經開出來了。可是他明知我們不一樣。

我們對峙在路上到家裡，我的眼淚又不停地流。我是不是太被驕縱，我是不是不夠溫柔，我是不是不夠耐心。我的眼淚我的尖聲，我對父親怎能如此固執。可是我連擁抱都做不到。

我掩面走進房間，等至夜半才悄悄到他床前。因為蛇，他躲在客廳的沙發上睡覺。他叫住我，握我的手說不要兇我，對不起，兇我我會難過。他眼眶發紅。

我強壯的父親，我仰望的父親，現在學會卑微時流下眼淚，學會卑微。他越常說自己老了沒有用了，我就越是緘默。那晚我哭著睡著，我不知道，也還沒有辦法去面對這樣的父母。我尚未完全長大，為什麼我還沒長大。長大要自由，長大要對人善良以報，可是父母已經沒有力氣去賭注我的自由，他們剩下的時間要留給我。這和長大是相悖的。

恐懼某件事、慾望某件事，夢會用最殘酷的方式告訴你：看，要發生了。夢預見身體的知覺。

那晚我夢到父親因為帶狀疱疹連帶拉肚子，痛得要命躺在客廳的沙發床

上，母親擔憂地替他撫摸背部。快十一點，今天本來要仰賴父親載我到台北車站搭高鐵出差。我看著他們說，不然我自己搭計程車去吧。他們說好。我離開他們。

夢到我淤積在體內的血終於流了出來。醒時只是下腹疼痛，經期姍姍未來。

現實沒有真的發生，但真實地讓我全身發汗。現實父親依然載我到車站，我們和好，他像過去的父親冷靜沈著。路上他說，在他小的時候他身體不太好，一直跑醫院，所以他希望我們身體都好。他偷偷跟佛祖許願，希望多分一點「東西」給我們，母親、哥哥、我。

母親在父親生病時總要我唸經迴向，求那些冤親債主放過。或許是我，我暗自向佛祖許願分我的二十年給父親。

回到台北我變成什麼樣的孩子？母親說還是女兒貼心會說話，但我往外跑，一週數次和愛人到校園散步——我這樣告訴母親。母親苦口婆心說現在疫情還很嚴重，你不能到太多人的地方、不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、不能在外吃飯、不能……。父親載我，在路上我向他抱怨，我已經二十二歲了，哥哥二十二歲的時候可以半夜看完電影才回家。

父親說媽媽是為你好。母親說你要為了家人好，爸爸免疫力不好。她哭，我也哭了。

愛人就讀政大，我偷摸趁夜晚從自來水處與辛亥隧道往返，我只跟母親說和愛人在家附近走走。捫心自問幸福的人為什麼要羞於見日？愛人說跟爸媽談談吧，我們到外面一起住，我頻頻推託。我說我想，但我害怕。媽媽接受不了的。

我對死亡的恐懼是真實的，我對自由的慾望也是真實的。長大是相悖的。

家很長，回來要先推開兩道門，把傘放在左邊浴室、鞋放在右邊鞋櫃，穿過廚房，連接客廳。我通常在九點半前回家，父親的胸背圍繞兩圈繃帶，臥躺於沙發上看古裝劇，偶爾看大陸尋奇。我喊我回來了，站在電視前看看他看什麼，父親是歷史系畢業的鶯歌人，他說，在看製作陶器。

「這個節目亂講，陶土要先牽牛踩過，才能去除雜質，做出來的陶器才會乾淨均勻。」

「你以前有踩過？」

「有啊，我年輕的時候。但那個要很用力。」

嗯嗯，我點頭認同，把外套脫下披在肩上，走經過度囤積的走廊，那裡有媽媽的舊電視、十幾盒口罩、延長線、按摩器、暖暖包及幾箱雜物，我背著重重的後背包，踮腳閃避過。哥哥的房間半開著門，燈暗而我再也不像小時候一樣怕黑不敢看，哥哥到外面租屋後裡面已經成為儲物間。我快速窺探，母親一箱一箱的網購都放在裡面還沒拆。我想起父親說，那是不安全感。

然後走進父母親的主臥，父親床上的毛毯很久沒用，混著一股汗水與油脂的難聞味道。母親在床的側邊墊著枕頭坐，低頭看平板頭也沒有抬，她在念經。

回來了啊？我說，對啊。

最後才是我的房間，和父母親只隔一道牆，門鎖在他們那邊。我把所有重量傾倒於床，關上面向他們的木門，對面有個鐵做的後門，推開就是柏油路。夜深貓咪發情廝打、六點半隔壁鄰居放的國歌、壁虎噠噠叫的聲音、救護車忽遠忽近的警鈴，從紗窗的細小孔洞裡複數傳來。

我踩踏木地板，想要讓吵雜安靜下來。用力，咚咚。母親的聲音從隔壁傳來：妹妹，什麼聲音？

我向牆大喊，沒有吧，你聽到什麼了。

「慢慢走，走亮一點的路回家。」父親傳來的訊息延遲，我從口袋拿出手機，坐到桌前已讀但悵默。句子緩慢發酵，和著鐵菱格窗外青草以及雨，遙遠還有實驗農場的牛糞味。

我屏氣將父親的話寫在黃色便條紙，貼到電腦上，免得那天離開這裡，就再也記不得了。